

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

王熙祥 曾德仁

四川省资中县重龙山摩崖造像是一处规模较大、造像数量多而集中的石刻造像群。1982年12月和1985年4月,笔者两次详细考察了重龙山摩崖造像,对现有像龕进行了编号、测绘、拍照和记录。现将该造像群的情况和主要像龕作一介绍,并就有关的年代、分期、类型及特征等作初步的探讨。

一、地理环境和概况

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(图一),属内江地区,东距著名的石刻之乡大足、安岳不到100公里,全县亦有多处摩崖造像。重龙山造像又称“北岩”造像,与县内其他几处造像,如东、西、南岩摩崖造像相比,为规模最大、雕刻最精、年代较早的一处。重龙山造像按编号共有一百六十二龕,保存较完整的约九十龕,造像一千六百多身。像龕的形制与四川地区的摩崖造像大致相同,主要是平顶敞口长方形或正方形龕,深浅不一,

大小不等,最大的如第1号释迦佛龕高5.35米,小的不足0.2米。少数像龕的龕楣和门沿浮雕成屋形,或饰以垂幔、卷草、云海等。古北岩壁面部分像龕因顶部垮塌,被砌成拱形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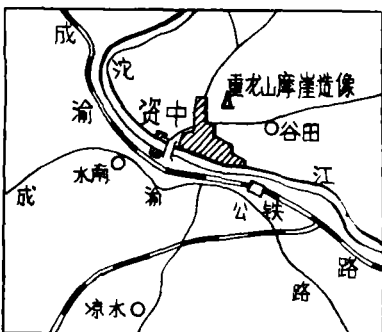
重龙山造像主要分布在“君子泉”和“古北岩”两段岩壁上(图二)。两段岩壁上下相错成阶梯状,通高约40米,造像开龕密如蜂房,分布面总长约150米。君子泉段造像分布面长约90米,一百一十九龕,其中南壁三龕,东壁一百一十六龕(图三);古北岩段长约60米,四十三龕,其中东壁三十五龕,北壁八龕。

二、主要像龕及其年代、分期

重龙山造像始凿于中唐,延及宋代,历时近三百年。根据造像铭记和文献记载,结合造像的风格、组合及特征,大致可按年代分为四期。第一、二期以“会昌法难”为界,大致相当于中唐(756—840年)和晚唐(841—907年)两个时期。第三期为五代,第四期为北宋。下面按时代顺序,将有代表性的重要像龕以及有确切纪年的部分像龕作一介绍。

重龙山造像第62、88、93、106、113、115以及58、80龕等属中唐,即会昌法难之前所开凿。

第62龕,为释迦说法图(图四)。龕长1.03、高1.12、深0.25米。龕内正中释迦牟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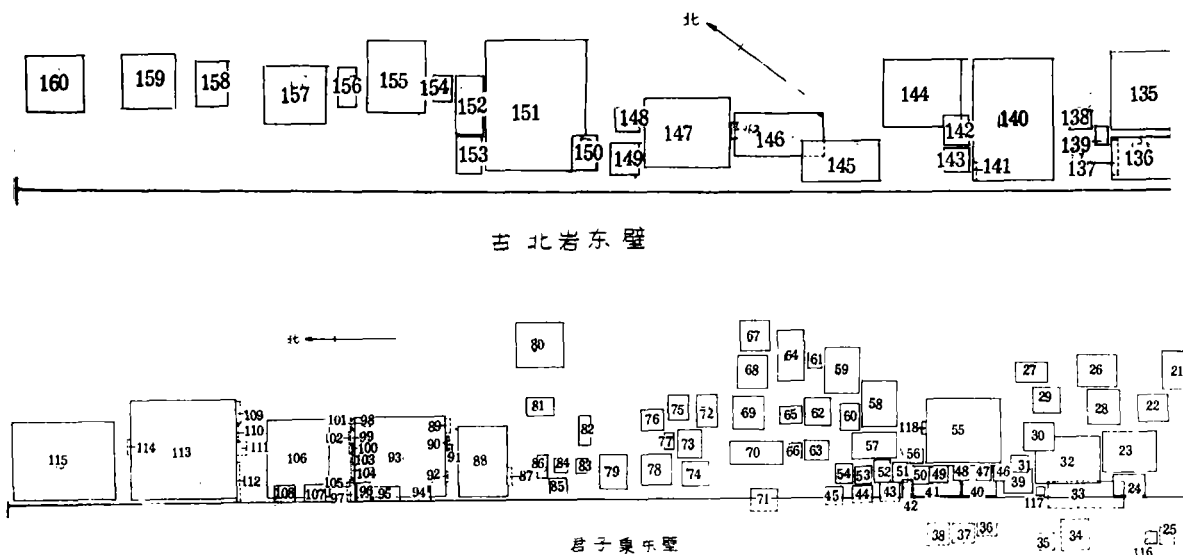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
重龙山摩崖造像位置示意图

佛螺髻，两耳垂肩，着通肩袈裟，双手置腹下施禅定印，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，后有桃形火焰纹背光。佛座前对卧二兽，佛后立阿难、迦叶。佛左右各立一菩萨，皆戴花冠，着羊肠大裙，周身饰瓔珞，裙带轻拂，赤足立于覆莲台上，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。左侧菩萨右手提净瓶，左手扬柳枝；右侧菩萨双手似持贝叶负于右臂。龕上部镌八部众半身像，龕楣及门沿上方共镌十二小坐佛，或拱手于胸，或袖手于怀，或当胸合十，均驾祥云；有桃形火焰纹头光。门沿下方左右各镌一天王，戴盔束甲，着靴。龕左壁外镌有二供养人。龕右壁造像题记称“……行安、行恂、延贵等造……弟安夷军衙前……”。安夷军为唐贞元间（785—805年）韦皋治蜀时于资中所建^①。故第62龕应为唐中期作品。

第93龕，为华严三圣像（图五）。龕长3.62、高3.2、深2米。造像风格、手法与62龕相近。此龕两壁外侧有后人所开十余个小龕，破坏了原刻壁面。其中第90、100龕旁分别刻有唐大中八年（854年）和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造像题记。大中八年为现存造像题记中时代最早的一则。故93龕的开凿应早于这批小龕，或开凿于会昌法难之前。作为

此龕配像的第88、106龕天王^②，以及与之并列的113龕千手观音，亦应属中唐造像。93龕正中毗卢遮那佛头螺髻，着双颌下垂式袈裟，衣纹作平行竖线，密而圆润，袒胸，内衫系结。左手抚膝，右手残，似曲肘上举。结跏趺坐须弥座式莲台上，座与62龕佛座大同。后有桃形背光和头光，外周镂雕火焰纹，内圈浮雕莲瓣，间以镂空忍冬纹。佛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。左右壁分镌文殊、普贤，头皆残毁，结跏趺坐莲台上，下由昆仑奴和象奴牵引的狮、象承托，身后背、头光略与佛同，唯顶端罩有花瓣形宝盖。文殊、普贤外侧又各有一胁侍菩萨立于仰莲台上（图六），皆戴花冠，饰瓔珞，着长裙，有桃形火焰纹头光。佛身后平台上，左迦叶拱手而立，右阿难双手合十。上方镌八部众，左右各四。龕楣及门沿上部浮雕垂幔、云朵，原刻对称二女侍已毁。门沿下部左右各雕一力士（图七），均裸上身，着短裙，握拳挥臂，飘带环绕。据《华严经》，毗卢遮那佛为报身佛，系莲花藏世界的教主。其左右胁侍文殊、普贤与观音、地藏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。

第88、106龕分别位于93龕左右，均为



图二 重龙山石窟造像龕位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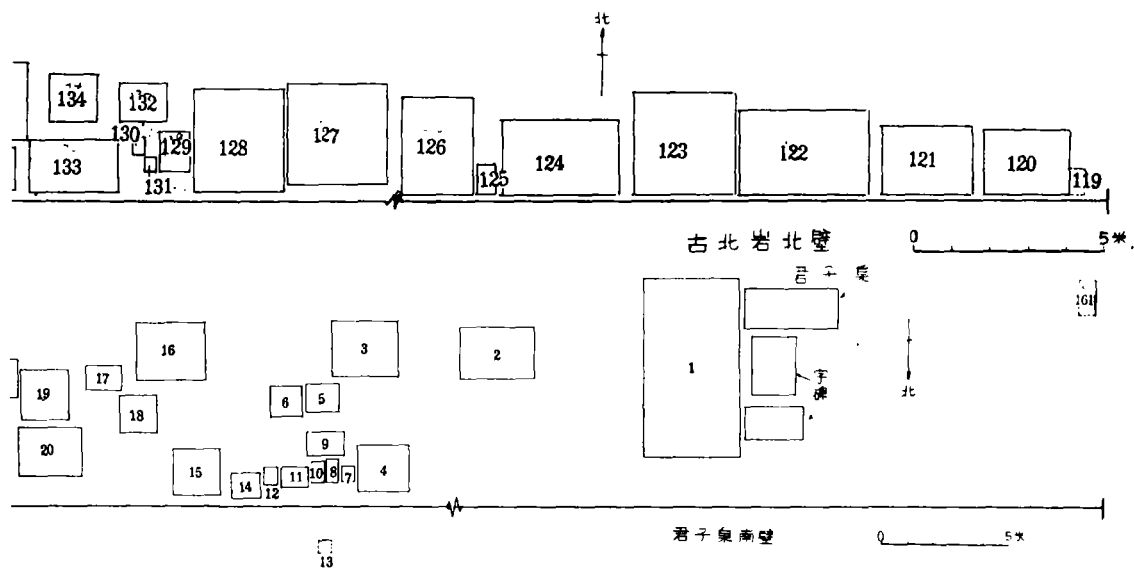
天王龕。88号龕天王(图八)头盔残,上身饰鱼鳞纹,下身系条形锁子甲;肩后有牛角形背光,足下有二夜叉,胯下有一地天。右壁侍立一武士,戴盔披甲;左壁侍立一妇人,着长裙,大袖,双手捧钵,内盛供物。106号龕天王戴头盔披甲,腰佩一短剑。这里附带指出,88、106两龕天王是重龙山现存天王像中最大最精美的。第58龕天王风格与之相近,可能是同期作品。资中县摩崖造像中,天王造像与观音造像同为数量较多的题材,重龙山即有二十处之多。唐元和年间,资州刺史羊士谔曾作《毗沙门天王赞》,有《毗沙门天王赞碑》传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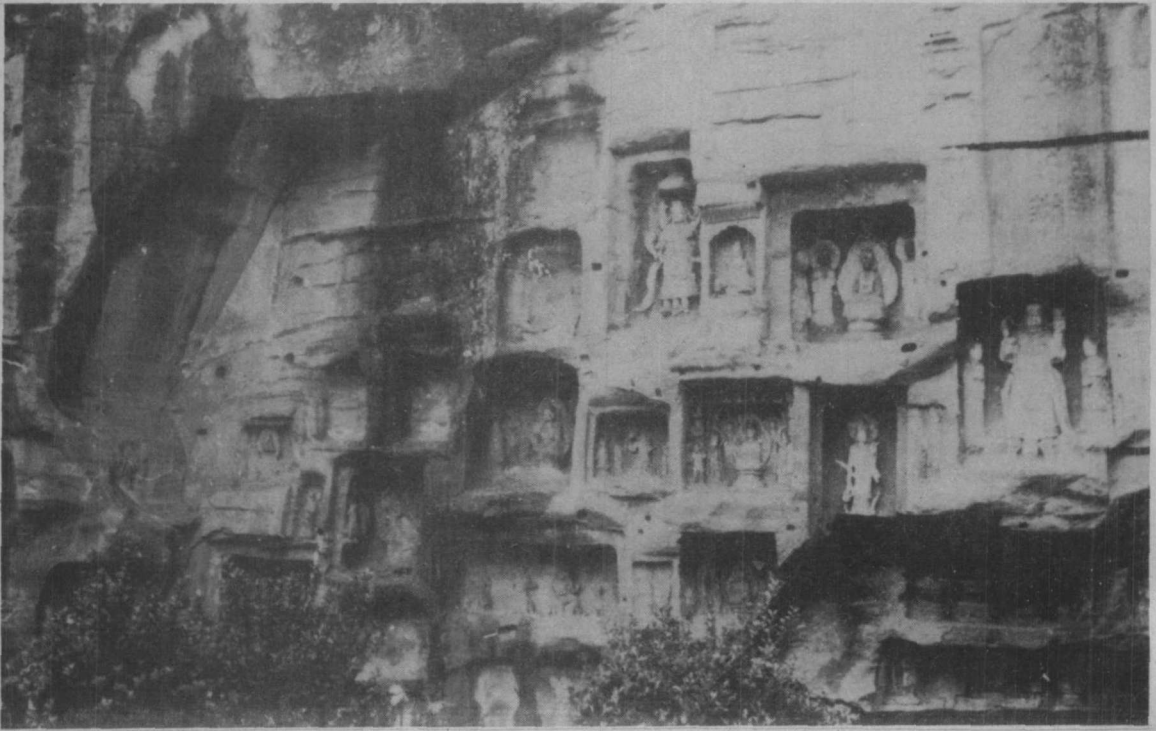
第113龕,为千手观音像(图九)。龕长4.2、高3.9、深1.85米。观音面部及身躯经后人修补。头戴花冠,冠中一化佛。身上化出毫光两道,分左右射向龕顶,萦绕二飞天。具四十二手,肩上两手合托一坐佛于龕顶,胸前两手残,腰间两手置腹下施禅定印,稍下两手各执念珠一串搁膝上,其余各手分持铃、瓶、轮、镜、弓、杵、盾等法器。作善跏趺坐,赤足踏仰莲盆。座呈金刚须弥式,素面,四方形。背托椭圆形身光,外雕火焰纹,内刻手掌一、二圈,以示千手,掌心各一眼,以示千眼。观音座下左侧跪一饿

鬼,手提口袋向一老者作乞食状;右侧跪一像,面对一菩萨,似作忏悔。龕上方左右角各镌五佛立云端,象征十方诸佛。左右壁对称由下至上浮雕六层小像,为观音部众天龙八部诸神(图一〇)。接近龕顶的第六层浮雕包括雷公击鼓、风伯鼓风、电婆悬镜、云母泻雨,内容尤其丰富。此龕造像布局与大足北山第9龕千手观音布局类似。千手千眼观音又称大悲观音,为密宗所谓六观音之一,唐中叶后在四川颇为盛行,与四川其他地区同时期造像一样,重龙山造像中观音像龕也是数量较多的题材。

第80龕,为三身佛龕,较有特色。从风格看应属中唐造像。龕正壁三佛,均螺髻,面露微笑,着双领下垂式袈裟,衣褶疏朗。中佛双手置腹前结印。左佛两手轻握,上下叠于胸前结印。右佛左手残,右手上举施印。皆结跏趺坐于莲台上。座身呈八边形,束腰每面阴刻两扇长方形壶门,内饰花瓣纹三朵。身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和马蹄形卷草纹背光。两侧壁各立一胁侍菩萨,皆戴冠、着天衣、披肩巾、饰手镯,一手或挽裙带或托宝珠,一手曲置腰间。

第30龕,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。龕左壁题“……日刺史窦滂造”。窦滂其人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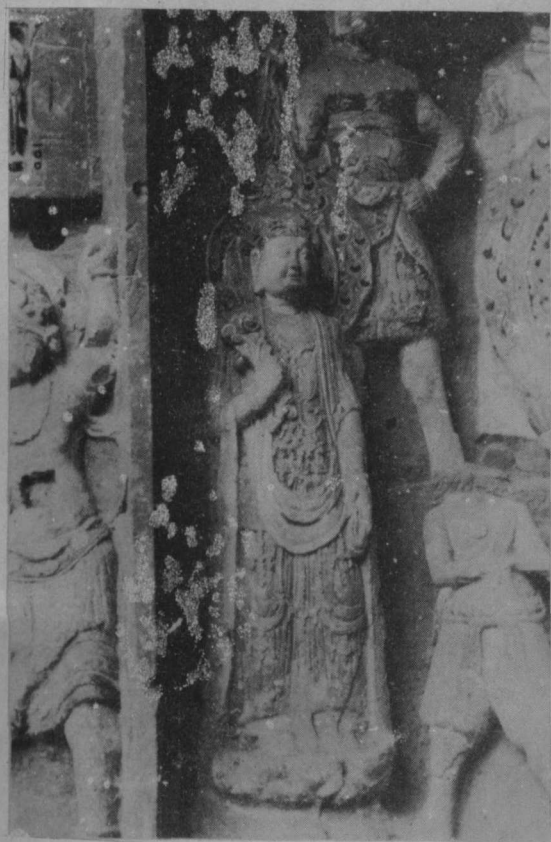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君子泉东壁造像（局部）



图四 第62龕释迦说法图



图五
第93窟华
严三圣像



图六 第93窟文殊胁侍菩萨像



图七 第93窟左侧力士像

史无记载。从造像风格看，很接近上述像龕，似介于中、晚唐之间。龕中部释迦佛螺髻，着双领下垂式袈裟，内衫系结。左手抚膝，右手残，似上举作说法状，结跏趺坐。背有桃形火焰纹身光。其左侧弟子像已毁。菩萨持金刚圈上举。右侧弟子头部比例较大，着双领下垂式短大衣，内穿长衫垂地，双手合十，面带童相，当为阿难。右侧菩萨戴高冠，披肩巾，着羊肠大裙，胸挂项饰，璎珞满身，左手提瓶，右手挽带，赤足踏仰莲台上，有桃形火焰纹头光。龕楣饰垂幔，右沿尚存一力士。

晚唐时期的造像，在重龙山造像群中有相当数量，主要分布于君子泉东壁南端以及北端的一部分。古北岩北壁已毁的八龕及东壁少数像龕也可能属这时期开凿。这时期像龕多数有确切的纪年题记，包括唐大中、咸通、乾符和大顺等年号。

第90龕，为地藏像。大中八年造。地藏着通肩袈裟，半跏趺坐，有通身背光。龕左壁题：“敬造地藏菩萨一身。弟子寂方、简□，右女弟子王氏，女十三娘，同发愿敬造前佛功德，合家平安，永为供养。大中八年（854年）十月二日题。”

第100龕，为药师佛像。佛居中立于莲台，手持莲花，着袈裟，有通身背光。左药王、右药上菩萨捧钵立莲上，皆有头光。龕左壁题：“敬造药师琉璃光佛一身，并药王、药上一龕，右弟子罗元靖愿恶书患疾除退及家口平安。……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闰二月八日□□过毕，弟子供养。”

第57龕，为三世佛。正壁三佛头顶皆罩莲瓣式宝盖。当中为现在佛释迦牟尼，左为过去佛迦叶，右为未来佛弥勒。皆结跏趺坐于莲台上。座身呈圆形，束腰为镂空鼓状。左壁立一弟子，左手上举托钵，右手持莲搭



图八 第88龕天王像



图九 第113龕千手观音像

肩上,赤足踏圆形莲台。咸通三年(862年)造。

第54龕,为弟子像。沙门比丘貌,圆头大耳,面相丰腴。着短衫长裙,双手捧珠,赤足立覆莲台上。身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和背光。龕左题:“闽州司仓参军萧远敬造此……行资州录事参军李开……咸通五年(864年)七月廿三日弟子[奉义]……”。

第49龕,为北方天王像。天王头部残存盔带,上身裹环形甲,下身着长条形锁子甲。右膝和臀下分别跪、压一小鬼;肩后有牛角形背光。左壁武士似挂锡杖,右壁女侍捧钵,皆立仰莲台。右壁外题记:“敬造北方天王一躯,弟子当州都虞侯冯元庆愿合家大小平安,咸通六年(865年)四月十八日[]毕。”北方天王又称毗沙门天王,在资中造像中多见,其原因当与中唐以后资州一带战事有关。资中地处成渝交通要冲,历代为兵家争夺之地。距资中城西约3公里的西岩摩崖造像第34龕毗沙门天王像左壁现存五代后唐天成四年(929年)造像碑明确记载:“咸通中,南蛮救乱,围逼成都,……焚庐掠地,穷恶恣凶,……此际,天王茂昭圣力,遽显神威,楼上耀光明之彩,蛮蜚瞻之而胆替,酋豪视之而心[],即时遁跃。”

第40龕,为观音像。观音善跏趺坐须弥座上。左右各镌二金刚,均托祥云,其中右壁一金刚握瓶,一金刚抱钵,龕楣浮雕垂幔。左壁外镌男供养人七身。上排一老者托祥云;下排六人,由大到小依次而立,皆戴幞帽,着圆领长衫,双手合十。右壁外镌女供养人五身,上一下四。龕左题:“弟子宣节校尉、行东川荣州[]将赵[]愿合宅平安,造大悲龕[]功毕,时以乾符二年(875年)四月一日,设斋庆过了。”

第19龕,为释迦牟尼像。释迦牟尼螺髻,着圆领袈裟,左手置膝上,右手上举,结跏趺坐莲台上。座身呈八边形,下枋饰覆莲瓣,束腰壶门为矩形。有火焰状身光,顶

壁悬宝盖。左右二菩萨半跏趺坐莲台,乘怪兽。两侧对称镌十诸天,均合十而立。左右壁各有三天将。上部有楼阁,下方出平台、栏杆、梯道。两沿各一力神。左壁外男供养人七身,四老三少。右壁外女供养人九身,五老四少。龕左题:“敬镌造释迦牟尼[并部]众龕壹所,右弟子张景璘[]前件[]功德[]设斋表庆毕[]大顺二年(891年)四[月]。”

第23龕,为维摩诘经变相。无题记,从造像风格看,应属晚唐所镌。龕长2.13、高1.62、深0.65米,存造像六十尊。右边镌一庑殿式房屋。正脊有鸱尾,无吻。刻出瓦垄、卷棚、翘角。阑额上施补间铺作六朵,与柱头铺作同为一斗三才升。屋内维摩诘披发、蓄须,左手抚几,右手摇扇,斜坐榻上,一副谈笑自若之态。左方文殊侧身相对,着羊肠大裙,左手抚膝,右手敲锤;善跏趺坐莲台上,足踏莲花,有桃形火焰纹身光。其旁肃立三十一位沙门弟子,双手合十,静听说法。

第55龕,为观无量寿佛经变相(图一二)。据右壁大中祥符二年(1009年)《重粧西方龕碑记》,又称西方龕。龕上部风化严重,三主像头毁,存二百二十一尊像。

五代时期的造像,有明确纪年的仅第28、145两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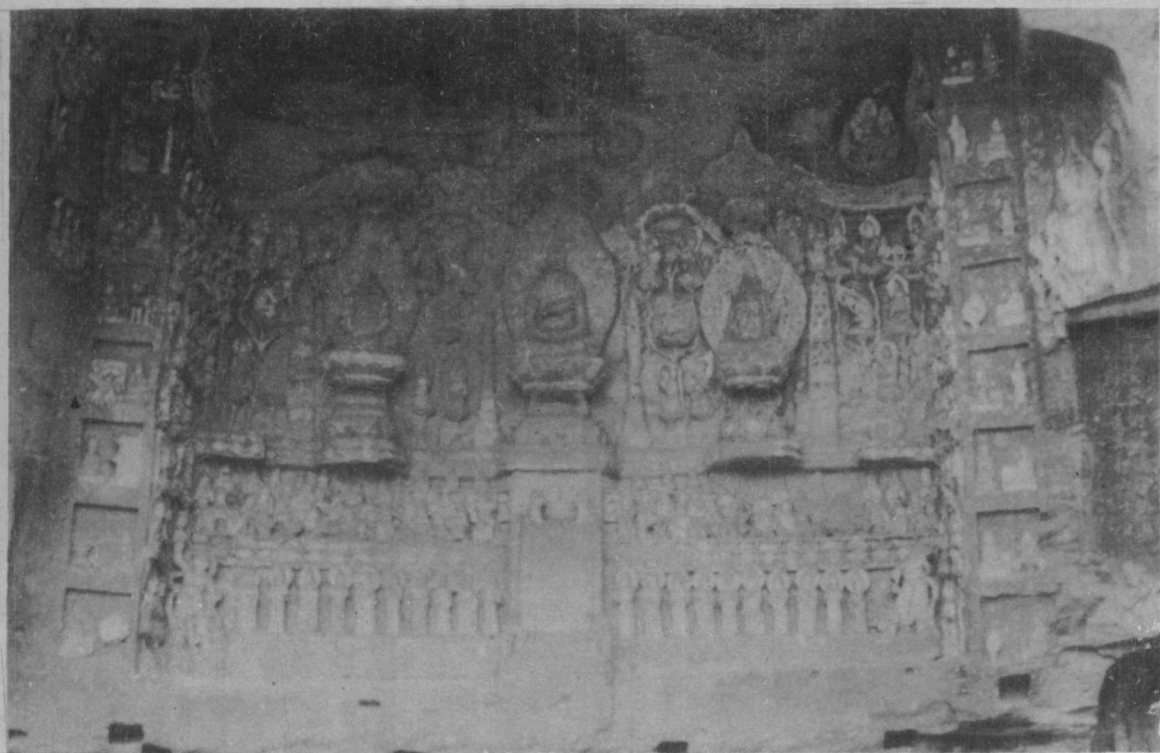
第28龕为药师佛。正中药师佛着袈裟,左手托钵,右手曲胸前,结跏趺坐莲花座上。旁侍二弟子,左右日、月光菩萨善跏趺坐。下方二层平台上各跪十像,上层单膝跪,下层双膝跪,皆双手合十。左壁镌三供养人,中、右二人着官服。右壁镌二供养人,左老妇,右女子。老妇旁题“亡婆颖川郡陈氏”。左壁外题:“敬[]造药师佛一龕。右弟子[]思顺、思谦等奉为亡[婆]陈氏因于设除服斋,时以广政十五年(952年)壬子五月二十八日庆赞讫。亡公前忠州司马吴[];亡父衙前教练伙兼[]都[]镇吴承



图一〇 第113龕浮雕小像



图一一 第157龕造像题记



图一二 第55龕观无量寿佛经变

□。

第145龕，为释迦牟尼像。全龕风化严重，存三十三像。正中释迦牟尼着袈裟，结跏趺坐莲花座上，有桃形火焰纹身光。左右对称侍立十弟子。两壁刻团团祥云，云朵中现“太子降生”、“骑马逾城”等佛传故事各一幅。两沿各镌二供养人。右壁题：“……佛并部众……为亡□王氏、亡□……敬造上□□国资生界，时已广政二十一年（958年）岁次戊午八月□日。”

北宋时期的像龕，没有明确纪年的造像铭记。第157龕及其相邻的155龕应系此期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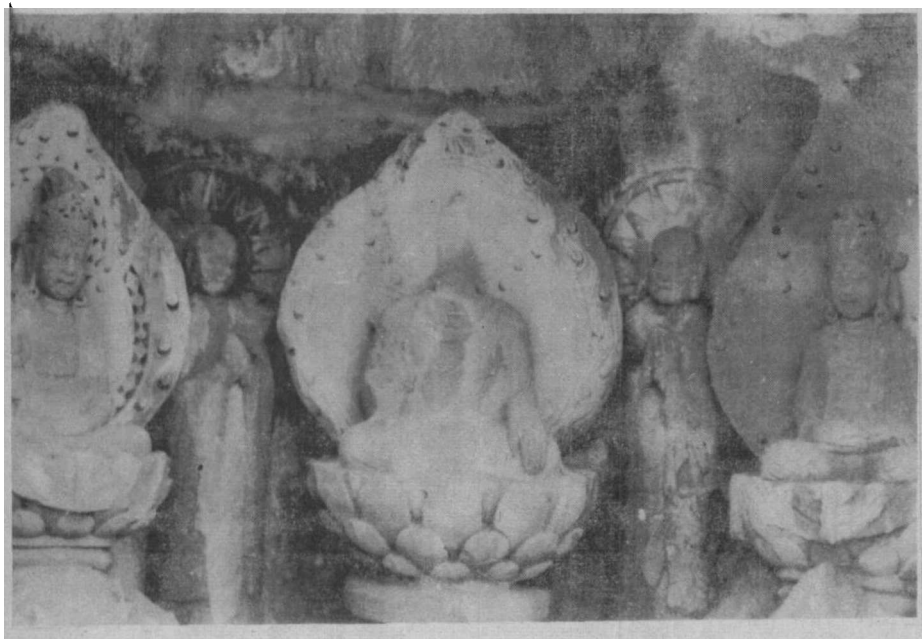
第157龕保存较完整（图版肆：1）。正中药师佛，头有肉髻，两耳几乎垂肩，面相丰满圆润。着双颌下垂式袈裟，左肩上负褙裙，内衫系结。左手托药钵置腹前，右手搁膝上，善跏趺坐，赤足踏双莲。座呈金刚须弥式，素面四方形，上、下泉、枋叠涩两层，束腰略收。座下刻平台三级，垂带踏道，下层台阶上置香炉。左右为日、月光菩萨，戴宝冠，冠后软巾垂肩，着长裙，披巾，胸至膝间饰璎珞；一手抚膝，一手分别托日、月轮于腹前，善跏趺坐，双足共踏一莲。主像两侧有十位剃发弟子，分四组，皆外着长衫，内衣袈裟，双手合十，赤足立平台上。左右壁上方各一飞天和五乘云坐佛，中部各立四药叉，下方各二药叉。157龕右壁造像铭存“……[药]师琉璃光佛并部众……□平三年七月……僧道芝、当院小师惠岩、弘真……”等字样（图一一）。道芝等人史籍无考。但此龕在古北岩东壁，位于广政二十一年所凿第145龕以北。古北岩北壁像龕前面是平坝；东壁像龕临数丈绝壁，其南端与北壁相连，原仅有栈道可通，北端则为死角，无出口。因此，古北岩造像当先造北壁后造东壁。东壁由南端逐渐向北端发展，故157龕应早于145龕。关于纪年，考有唐一代，无以“”为尾字的年号；五代虽有后

梁太祖朱晃“开平”和前蜀王建“永平”年号，但前者势力未及蜀，后者早于145龕题记四十五年。因此，第157龕有较大可能为北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1年）或英宗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所造。

第155龕，为华严三圣。此龕与157龕风格一致，且紧邻，应系同时期镌造（图一三）。正中毗卢遮那佛头已毁，着通肩袈裟，左手抚膝，右手残，结跏趺坐莲花座上。莲座下突起云烟两道，交叉上升，云圈中托起二女侍，跪姿，上身皆已毁。左侍迦叶，呈老年比丘貌，右侍阿难，显少年比丘相。皆内着交领长衫，外披袈裟，两手合十，赤足立于鼓形圆台上，项后有环形齿纹头光。左文殊，右普贤，皆戴冠束发，冠中一坐佛，冠带垂肩，耳穿环，披肩巾，饰璎珞。文殊双手置胸前似捧宝珠（图版肆：3）；普贤左手平放胸前，掌心向上，右手残（图版肆：4）。皆结跏趺坐莲台上，台分别由狮、象承托，狮残损，象保存完好。狮左侧昆仑奴着交领大袖长衫，足蹬长靴，双手提钵作喂食状。象仆着短袖衫，扎绑腿，赤足，双手握绳作拉引势。二者头皆已毁。文殊、普贤外侧各一胁侍菩萨，束发戴冠，冠中立小佛，服饰与文殊，普贤略同（图版肆：2）。左沿一护法金刚，裹甲，下方一妇人一女童（图一五）；右沿一金刚一文官。左壁外男供养人十一身，分两排，上四身成年人貌，下七身童子貌。右壁外女供养人七身（图一四），上三，妇人貌，下四，少女貌，皆头挽发髻，博衣长裙，拱手胸前，微露足尖。

北宋时期的重要造像尚有第1、60龕等。

第1龕释迦牟尼。为此处最大造像（图一六）。龕长3.85、高7.05、深2.45米。释迦牟尼近乎圆雕，造型与资中西岩第23龕北宋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造阿弥陀佛类似；整体构图与资中东岩北宋释迦牟尼、迦叶“拈花微笑”图相契合^③。正中释迦罩宝



图一三
第155龕
严净圣像

盖，头螺髻，眉心露白毫相。着双领下垂式袈裟，微袒胸，左肩负布袋，左手曲置胸前，右手上举作说法印。足下踩双莲，项后有桃形头光。佛面相及衣饰曾经后人修补，但仍能看出原刻线条流畅洗练，比例适度。右侧弟子阿难双手合十，似全神贯注聆听说法。左右壁下方各镌一供养人。右壁外刻一摩崖碑，字已剥泐。

第60龕，为观音像。与大足北山北宋所镌第125龕数珠手观音风格相近。左壁存北宋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重妆彩记事碑一通，《资中县续修资州志》误将该碑记为镌造碑，造龕当早于此碑。龕中观音头戴花冠，耳环垂肩，着裙，披巾，腕套镯，左手执柳枝，右手挽带，周身密饰瓔珞，嘴角眉梢略露微笑，体态婀娜，丰姿绰约。身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。龕楣沿饰垂幔。

第61龕，为老君像（图一七）。这是此处唯一保存完整的道教造像。龕右沿题“北岩住持道刘合全”。龕楣刻“太清宫”三字，楣角饰雀替。龕内老君束发戴冠，长髯，着道袍。左手抚膝，右手执扇；右腿盘曲，左足轻垂，坐于卧牛背上。从造像风格看，与各龕迥异，似为清代作品。

三、类型及特征

重龙山造像内容丰富，题材广泛，概括起来，大致可分为四类。



图一四 第155龕右壁外女供养人像



图一五
第155龕左沿

第一类，佛或佛与其部众，有六十八龕，占总数的42%。其中，释迦及其部众二十三龕，二身佛三龕，三身佛五龕，三世佛四龕，阿弥陀佛及其部众十四龕，毗卢遮那佛与其部众九龕，药师佛与其部众九龕，弥勒佛一龕。这类像的组合，早期均以佛为中心，依次排列弟子、菩萨、诸天、天将、力士，晚唐以后出现佛、菩萨、弟子并立的状况。

第二类，经变相，共十三龕。其中，释迦说法图五龕，释迦悟道图二龕，观无量寿佛经变四龕，维摩诘经变二龕。这类像组合较灵活，无一定格局，旨在宣扬佛教教义，佛不显得十分突出。

第三类，菩萨、弟子、天王，共六十龕，占总数的37%。其中，观音及其与地藏合像二十三龕，千手观音八龕，地藏像八龕，天王像十八龕，文殊、普贤二龕，弟子像一龕。这类像的组合，把菩萨、弟子及天王放在突出的地位，作为崇拜和供奉的主体，主要出现于晚唐以后。

第四类，其他造像，共十一龕。如三清像、老君像等，这些造像均随施主所求而雕琢，无固定形式。

重龙山造像，在会昌法难前，像龕开得较大，较深，造像衣饰华丽，造型较多，生动而有气势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、发展了四川盛唐时期石窟艺术的风格。这与当时四川政局相对稳定、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相吻合。如第93号龕，慈祥端庄的佛、聪慧贤淑的菩萨、恭谨谦和的弟子等，均形体健美，性格特征鲜明，极富质感。晚唐的造像龕小，量多，组合简单，大部分雕刻草率，缺乏生气。出现许多以药师佛、阿弥陀佛、观音及地藏为主的像龕，以前唯佛独尊、单尊释迦的局面已不复存在。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像龕逐渐增大，造像形体、服饰变化较多，像的组合日趋自由，无固定模式，雕刻技术有所创新，出现不同于唐的风格，特别到了北宋，艺术表现更臻成熟。这时期造像，显然与相邻不足百里的大足北山、宝顶山和安岳圆觉洞等处的五代、宋造像有极密切的



图一六 第1号龕群像佛像



图一七 第61龛老君像

联系。

总的来说，重龙山摩崖造像，从一个侧

面反映了四川石窟造像发展的历史过程，在四川石窟考古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。

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曾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觉非、丁祖春等同志给予热情指导，并得到资中县文管所同志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。

绘图：王熙祥

摄影：李良

- ① 见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五十七资州条。
- ② 四川邛崃县石笋山唐代摩崖造像第32龛华严三圣两侧也配有类似二天王，参见《邛崃石笋山摩崖造像》，《四川文物》1984年第2期。
- ③ 见《四川日报》1984年9月8日载《资中县发现“拈花微笑”摩崖造像》。

（上接第13页）

区也应受到一定波及，大约在这之后，卧佛院的造像刻经活动停顿下来。卧佛院至今保留的几十个尚未刻经的经洞有的尚未竣工，有的洞壁还未磨光，还有一些未完成的造像粗坯，正说明了这一情况。

晚唐社会动荡很大，兼之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，卧佛院可能更是一蹶不振，因而全院未发现晚唐的造像、刻经、题记。

五代时，前、后蜀在川统治时间较长，

而且相对稳定。广政时以王彦昭、蒙彦进等为首的官、绅开凿了数小龛造像。但宋代卧佛院更加衰落。

南宋绍兴年间，卧佛以下造像风化后的空白处又补刻了观音、文殊、普贤等十几躯造像。这以后元、明、清时期均再无造像。

本文承沈仲常、丁明夷、朱启新等老师指导，我县文管所唐成义、李官智、陈静同志协助收集资料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

1 157龕 药师三尊像



2 155龕 普贤胁侍像



3 155龕 文殊像



4 155龕 普贤像